

新賽局？老遊戲？ 美中戰略競爭的根源性問題

王信力

陸軍官校政治系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拜登就任美國總統之後，原本各界預期美中關係將獲得改善。但事實證明拜登總統並沒有改變川普總統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的政策，甚至更為積極聯合盟友對抗中國，態度更加強硬。此一發展似乎意味著美中戰略競爭將可能持續一段時間。但是，為何美中的戰略競爭沒有隨著總統更換而緩解？是否有其根本性的問題，導致雙方的競爭必然會持續進行？是本文想要探究的重心。本文藉由梳理各界看法，嘗試整理發現美中戰略競爭的根源性問題，來解釋美中戰略競爭為何會持續進行。本文認為美中戰略競爭的起因在於美國對中國崛起可能導致權力移轉的憂慮。而這樣的憂慮來自於意識形態對立、國家利益衝突、地緣政治競爭、領導地位爭奪、文化認知差異等五大根源問題。這些根源性問題並非是在川普以及拜登政府時期才出現，而是在後冷戰時期早就已經浮現，歷經領導者的更替不斷的增強。基此，本文認為美中戰略競爭短期內難以緩解。

關鍵詞：地緣政治、權力轉移、美中關係、戰略競爭

壹、前言

因為川普 (Donald Trump) 不分敵友的經濟制裁、對國際組織的「退群」造成的脫序與混亂，讓美國的盟友擔心全球秩序會陷入「金德柏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 的險境¹。值此同時，一個日益自信，富於進取和技術精良的中國，似乎正在越來越多的領域內挑戰以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在此一背景下，拜登 (Joe Biden) 當選了美國第 59 屆總統，美國似乎有機會改變川普造成的混亂。然而，拜登政府似乎並未打算改變川普政府應對中國挑戰的戰略。

事實上，自拜登就職以來，美國政府立即重新審視川普政府留下的政策問題。拜登總統在上任第一天就重新加入了『巴黎氣候協定』(*Paris Agreement*)、和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不遺餘力地扭轉川普時代一些最具破壞性的外交政策決定，但唯一沒有調整的就是川普政府的中國政策。原本分析人士預判拜登政府將會與川普進行切割，而與中國大陸進行和解。然而拜登不僅保留了川普對中國施壓的關稅，還對通信科技大廠華為技術公司 (簡稱華為) 銷售的產品實施更嚴格的限制 (Stockman, 2021)，並持續川普的對中的貿易政策，尤其在安全問題上兩個政府的政策更加相似 (Carpenter, 2020)。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Antony Blinken) 亦在一系列講話中表示，美國政府「對中國的行為深表關切，包括在新疆、香港、臺灣、對美國的網路攻擊以及對盟國的經濟脅迫」。他說，這些行動「破壞了維持全球穩定的基於規則的秩序」(張彥，2021)。由此顯示，拜登政府並不急於緩解與中國大陸的戰略競爭。

此一趨勢可由拜登政府成員過往的論述找到端倪。拜登政府的國安團隊成員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政策協調員 (Deputy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and Coordinator for Indo-Pacific Affairs, NSC) 坎貝爾 (Kurt M. Campbell)

¹ 所謂「金德柏格陷阱」是國際經濟政治學學者金德柏格 (Charles P. Kindleberger) 提出的理論。他認為國際體系需要一個大國來維持國際經濟體系的運行，如果大國因本身的經濟困境不願意再承擔責任提供「公共財」、或是不願擔任「最後貸予者」的責任，國際經濟的運行將陷入困境。參見 Nye (2017)。

與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2019 年發表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的專文〈要競爭不要災難——美國對付中國如何鬥而不破〉(*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How America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 指出今日美中關係的關鍵詞就是「競爭」(*competition*) (Campbell & Sullivan, 2019)，就可看出拜登政府將會持續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的可能性。加上拜登政府就任後對於中國的強硬態度，似乎可以預判從川普執政期間發展的美中高度緊張關係在拜登政府期間將會持續的存在，甚至可能會更加劇烈。

此一判斷並非危言聳聽。美中關係觀察家、前澳洲前總理陸克文(Rudd Kevin) 就曾在《外交事務》(*Foreign Policy*) 期刊中以「避免戰爭——如何避免美中對抗釀成災難」(*Short of War: How to Keep U.S. - Chinese Confrontation from Ending in Calamity*) 為題指出，拜登政府上臺後仍會持續和中國發生劇烈對抗。但陸克文亦指出，拜登總統與中國的競爭和前總統川普的形式並不相同，拜登將把重點重新拉回國際規則上。也就是說，美中過去的「戰略交往」(*strategic engagement*) 關係已一去不復返，而彼此互為「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 的態勢已然定型(Rudd, 2021)。但是如同坎貝爾與蘇利文的文章指出以「戰略」為名的競爭所帶來的結果與意義上將具有「不確定性」² (Campbell & Sullivan, 2019)，這場美中戰略競爭的發展將令人擔憂，因為這樣的說法意味著競爭將會非常的激烈。

有學者指出，從 2018 年以後美中貿易與科技競爭、地緣政治的角力來看，這場美中戰略競爭伴隨著出現自由貿易的式微與保護主義崛起的跡象，使全球政經秩序受到衝擊，也危及印太地區地緣政治的平衡 (Yan, 2018)。但是美中兩大強權何以會陷入這場安全競爭的危機中？是否有其根源性的問題存在，乃至於歷經四任總統之後競爭越演越烈？是本文關注的

² 坎貝爾與蘇利文指出川普政府在 2018 年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所說的，「戰略競爭」應該會激發美國未來對北京的態度。但以「戰略」一詞開頭的外交政策框架往往提出的問題多於答案。「戰略耐心」反映了做什麼和什麼時候做的不確定性。「戰略模糊」則反映了對信息內容的不確定性，「戰略競爭」則反映了競爭結果以及獲勝意義的不確定性 (Campbell & Sullivan, 2019)。

焦點。也就說，這場可能影響全球秩序的美中戰略競爭，是在川普、拜登時期才出新的新賽局，還是存在於國際政治體系的無政府狀態中，大國之間早已存在的「權力遊戲」？本文試圖爬梳近期美中之間的相關互動以及各界的看法，找出引發美中戰略競爭的根源性問題，以理解為何從川普到拜登，美國都必須要而且是必然會與中國進行一場生死相搏的競爭。理解過去的歷史與當今的現況，是為了展望未來。本文研究美中戰略競爭的過去與現在，就是希望能夠依據這些根源性問題，蠡測美中戰略競爭的可能趨勢。

貳、美中戰略競爭的歷程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David E. Sanger (2021b) 在拜登總統上任 60 天後，撰文指出「美中俄走進超級大國競爭新時代」，評析拜登上任後的外交政策。《聯合報》引述該文並將標題修正為「全球大國競爭 開啟新賽局」，是觸發筆者思考當今的美中戰略競爭究竟是一場新賽局還是延續冷戰時期大國權力爭奪的老遊戲。該文指出拜登政府在「安克拉治會談」初識了未來四年的可能局面：「一個超級大國激烈競爭的新時代，它以華盛頓與俄羅斯也許是自柏林牆倒塌以來的最糟糕外交關係，以及中國自開放以來與美國的最糟糕外交關係為標誌。」此文點出了一個重要的趨勢：美中將會走入超級大國戰略競爭的新時代，同時指出「正如經驗豐富的冷戰老手所言，今天的超級大國競爭與過去的沒有多少相似之處。」似乎意味著當今進行的美中戰略競爭是一場「新局」，而非冷戰的遺緒。但該文仍指出「目前正出現的場景讓人回想起那個糟糕的時代。」說明當今的美中戰略競爭與「冷戰」的局勢多少有雷同之處，才會引發是否重啟冷戰的擔憂。因此要釐清今日的美中戰略競爭究竟是一場新的賽局，還是延續著冷戰時期大國權力爭奪的老戲碼，可能必須要探究當前美中戰略競爭的根源，才能得到答案。

要理解今日美中之間的戰略競爭的根源性問題，必須要回到「後冷戰」的發展至今日的局勢去檢視美中之間關係轉變的歷程。事實上，自 1949 年起，美中關係就一直在對抗、合作與競爭之間轉換。自 1949 年至 1970 年

之間，美中關係的基本特徵是對抗。在隨後的二十年中，因為對抗蘇聯這個共同的對手，兩國成為戰略合作夥伴；而到了後冷戰時期，美中關係轉變成競爭與合作關係 (Chang, 2000)。但以今日的美中關係來看，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與中國接觸的時代已經結束 (Campbell & Sullivan, 2019)。美國智庫布魯金斯研究中心 (Brookings Foreign Policy Interview, 2019) 針對「大國競爭」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美國政府對中國的描述在過去幾年中發生了巨大變化，最明顯的是從潛在的「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變成了「戰略競爭對手」。該報告指出美國與中國曾經是冷戰對抗蘇聯的夥伴，但時至今日，北京在美國眼中日益被視為經濟競爭對手，對美國在亞洲乃至海外的權力構成了挑戰。

事實上，美中之間出現「戰略競爭」的概念並非始於川普政府。美國政界、學界把中國當成「戰略競爭」對手始於 2000 年前後。2001 年 1 月，美國前總統小布希 (George W. Bush) 就任之初，對於中國的外交定位採取與前任柯林頓 (Bill Clinton) 總統不同的政策主張。柯林頓政府認為中國是戰略夥伴 (strategic partner)，而小布希政府則認為中國是「戰略競爭者」 (strategic competitor)。但 911 事件後，由於需要中國在反恐議題上的支持，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急遽轉變，此後「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的概念便取代「戰略競爭者」的概念³。至歐巴馬 (Barack Obama) 政府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 (Asia-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美國對中國的看法又再度轉向「戰略競爭」的方向。其背景可能與 2008 年後中國與周邊國家在東海與南海主權爭議日趨惡化有關。當時中國在處理主權爭議的態度與立場的轉趨強硬，使區域國家及美國漸生警惕。為確保美國於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歐巴馬政府揭示「重返亞洲」、「以亞洲為中樞」與「前進部署外交」等「亞太再平衡」戰略，希望藉由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的多面向政策，讓美國重新融入亞洲，以恢復亞太地區的權力平衡⁴ (鄒文豐，2019)。但在歐

³ 2005 年 9 月 21 日，佐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 (Robert Zoellick) 在紐約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晚宴上發表了題為〈從成員到責任：中國向何處去？〉的演講，提出「responsible stakeholder」一詞，被解讀為中國對美國而言應是「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

⁴ 2009 年美國歐巴馬政府執政後，中東反恐戰事雖已近尾聲，但在東亞，朝鮮半島情勢

巴馬時代的美國，仍強調中美兩國的關係屬於競合關係—既要競爭，也要合作。

雖然美中關係如前所述在歐巴馬政府時期已經朝向競爭的方向發展，但戰略競爭的態勢趨於明確，卻是在川普時期確立。川普就任後，美中關係由「競合」轉為「競爭」。除了在貿易議題轉向單邊主義，接連對自己的盟友諸如歐盟、加拿大、韓國、日本等國重新展開貿易談判(張經義，2019)，也對中國展開貿易攻勢。川普政府在 2017 年底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NSS)中將中國列為「修正主義國家」，並明確將中國與俄羅斯定位為「競爭對手」，必須要與之進行「戰略競爭」(White House, 2017)。隨後，在 2018 年提出的《國防戰略》報告中亦表示，美國的國家安全政策將不再聚焦於恐怖主義，而會鎖定如俄羅斯、中國這種「修正主義強權」(revisionist powers)所帶來的新威脅(Mattis, 2018)。隨後，美國對價值數千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引發兩國的貿易衝突，並改變了兩國關係的基調(BBC, 2021)。同時，美國宣示以「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的概念來回應中國在地緣政治上的挑戰(Lee, 2017)。此一概念被稱之為「印太戰略」，是對中國提出「一帶一路」的反制作為⁵(White House, 2018; BBC, 2021d)。

2020 年 5 月 20 日，美國白宮發表〈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途徑〉(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強調

依然不穩，東海與南海主權爭議亦日趨惡化，中共不僅成為這些區域問題的關鍵當事方，其態度立場的強硬轉換，更使區域國家及美國漸趨警惕。由於其經濟受長期反恐戰爭與金融海嘯等因素影響，財政赤字及負擔逐漸加劇，有必要轉化亞太地區成長動能推動國力復甦；此外，無論中共軍力擴張或北韓發展核武，都將挑戰美國區域霸權存續，在這樣的背景下，為確保美國於亞太地區塑造未來秩序過程中，得以扮演更重要且長期性的角色，並維持主導地位，即陸續揭示「重返亞洲」、「以亞洲為中樞」與「前進部署外交」等亞太戰略，冀藉廣泛涵蓋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的多面向政策，使美國重新融入亞洲，阻止亞太既存權力平衡受到破壞，維繫區域秩序穩定。亞太再平衡的戰略有基既與軍事兩大支柱，經濟支柱是 TPP，軍事支柱是鞏固美軍與盟邦軍事優勢、打造亞太安全架構(鄒文豐，2019)。

⁵ 川普於離任前，白宮解密了 2018 年制定的〈美國印太戰略框架〉(U.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 文件，BBC (2021d) 指出這份文件的核心內容是對付中國。文件聲稱美國目的是維持地區的「主宰」地位，「支持活動和改革力量」，反對北京，營造一個抗衡中國「一帶一路」、促進地區同美國經濟整合的局面。

中國的成長損害美國的利益，破壞世界各國的主權與尊嚴，美國將採取與之競爭的方式來應對 (White House. 2020: 1)。媒體分析指出這份報告提到美國過去 40 年對中交往政策並未如原先預想的在政經領域改變中國，反而是中國利用自由開放的秩序重塑一個有利於自身的國際體系。中國透過逐漸成長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來脅迫許多國家，損害美國利益，也破壞世界各國主權與尊嚴 (美國之音，2020；聯合報，2020)。此一文件可說是川普時期美中戰略競爭的重要註腳，也點出造成美中關係會陷入競爭的許多原因。

推動美中戰略競爭的美國政治人物除了川普總統與副總統彭斯 (Mike Pence) 之外，國務卿龐培歐 (Mike Pompeo) 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在美國總統大選期間以及卸任國務卿之前，龐培歐對中國的批評積極而嚴厲。2020 年 7 月 23 日，龐培歐發表演說時指責中國為「國內人民的壓迫者」，把美中對抗說成是「自由世界與暴政之間的戰爭」(BBC，2020a)。龐培歐否定了尼克森近半世紀前開啟的中國交往政策，因為「對於共產中國的暴政威脅，自由世界該有更積極的應對，團結一致對中國共產黨施壓，而非繼續放任與坐視。」龐培歐對中國的嚴厲態度，甚至超過冷戰時期對蘇聯的政策，因此這篇演說也被視為美國政府對於共產中國的「新冷戰檄文」(風傳媒，2020)。

綜合以上的觀察，可知對於中國大陸崛起的警覺與利益的相對剝奪感，導致了美國的中國政策的改變。與過去四十年相比，2018 年美國和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從「合作共贏」迅速演變為「相互競爭」乃至於對抗的局面，產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尤其是在川普政府期間兩國在香港與新疆人權問題、貿易制裁、科技轉移與台灣問題的爭執，逐漸的扭轉美國長達數十年的中國政策。加上 2020 年新冠病毒 (COVID-19) 肺炎大流行造成川普政府飽受批評，讓美中關係明顯惡化。正如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 (Robert O'Brien) 所言：「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消極和天真時代已經結束」(法廣，2020a)。此一趨勢在拜登總統就任後似乎也未能改善。

參、拜登時期對中國進行的戰略競爭

目前拜登政府應對中國的戰略和政策似乎還沒見到全貌，僅在『國家安全戰略暫行指南』(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中描繪輪廓⁶(White house, 2021)。預判應該會在 2021 年底公布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時做出最後確定。但學者指出由拜登的外交團隊成員經常強調三個「C」：競爭 (competition)、合作 (cooperation)、和對抗 (confrontation) 來看，美中之間的關係仍應該是定位在競爭與合作並存的關係 (李成，2021)。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亦曾表明拜登新政府的對華方針是「該競爭的時候競爭，該合作的時候合作，該敵對的時候敵對」(中央社，2021d)，說明美中之間的關係並非是平和的交往，而是依照議題來進行彈性的調整。雖然拜登政府重申願意與中國在「符合美國利益」的領域進行協作和合作，此與川普政府最後一年「全面脫鉤」(all-encompassing decoupling)的中國政策有明顯的差異。但拜登本人也強調「激烈的競爭」(stiff competition)決定了美中關係的定位 (李成，2021)。因此，在 2021 年年底公布的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與中國進行全面的「戰略競爭」的趨勢，恐怕難以改變。

此一趨勢可由拜登政府 2021 年 1 月上任後，聲稱將全面評估美國對中國政策，卻仍延續了川普政府的多項對於中國大陸的經貿制裁政策，包括維持對中國的多項懲罰性關稅措施看出端倪 (美國之音，2021a)。印太事務協調總監坎貝爾表示，「隨著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其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緊縮控制下，美國進入與中國激烈競爭時期。」坎貝爾表示美中「交往」(engagement) 時代已走到盡頭，美對中政策接下來會在一套新的「戰略參數」(strategic parameters) 下運作，其主導的機制就是「競爭」(聯合報，

⁶ 美國總統拜登 2021 年 3 月 3 日發布『國家安全戰略暫行指南』，以做為調整川普時期的外交政策的指導。在該指南中，拜登政府明確將中國定位為「唯一具備綜合實力(經濟、外交、軍事、科技能力)能夠挑戰美國所建立的國際體制」的競爭對手。並列出中國對美國的各種威脅。並指出美國將與各盟友共同制定新的全球規範與協議，並在外交及軍事上支持盟邦夥伴，共同遏制中國的威脅。尤其這項期中指南是暫定的國家安全與外交的方針，拜登的中國政策似乎仍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美中雙方也都還在相互試探，因此確定的方向可能要等到依慣例於任期第一年年底提出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才能定案。

2021a)。坎貝爾提出這項全新中國論述的同一天，總統拜登也下令情報單位在 90 天內加強調查新冠病毒起源，似乎劍指中國而來 (BBC, 2021a)。此一發展似乎意味著美、中之間的交往已成過去式，雙方將可能進入長期的激烈競爭。以下整理拜登政府就任四個月來與中國戰略競爭的現況，以說明美中戰略競爭的發展趨勢。

一、回歸傳統外交政策

在外交上，華盛頓亦專注於改善與盟友的關係，以對抗中國日益增長的實力和影響力。拜登在就任後首度針對外交政策向國際發表重要談話時表示：「我要向全球傳遞明確訊息：美國回來了。跨大西洋聯盟回來了。」(中央社, 2021a)。顯現美國將重回傳統的外交政策路線的訊息。事實上，由國務卿布林肯和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領導的外交團隊發動了一系列的外交攻勢，使拜登的外交政策迅速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Theil, 2021)。這些外交攻勢包括與美、日、澳、印等四國展開「四方安全對話」領袖視訊峰會，並由國務卿布林肯與國防部長奧斯汀 (Lloyd Austin) 訪問日、韓等國，向兩國重申長期以來的安全承諾 (中央社, 2021b)。布林肯並在中美兩國的安克拉治會談之後，隨即訪問北約、歐盟聚焦如何共同應對中國挑戰等議題 (美國之音, 2021b)。

布林肯在北約的演講中，重申美國核心盟友的重要性，也呼籲其盟友要共同應對來自中國與俄國侵略行為惟對於共同價值觀構成的威脅。布林肯並指出美國建立聯盟「是為了捍衛共同的價值觀。因此，我們重新作出承諾就必須重申這些價值觀以及我們所發誓保護的國際關係的基礎，即自由、開放和基於規則的秩序」(Blinken, 2021)。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奧斯汀接連對日本和韓國進行訪問，並與歐盟和北約領導人進行會晤，以及奧斯汀對印度的訪問，都反映了拜登政府對建立聯盟來對抗中國的迫切需求。此舉亦反映出美國已經重回的傳統的外交政策路線。

二、展開民主價值攻勢

在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暫行指南』中，提到如何應對中國大陸

挑戰，並稱將會「依據美國長期承諾支持台灣」，也會捍衛香港、新疆與西藏地區的民主與人權 (White House, 2021)。該份戰略指南談到捍衛民主價值，美國要勝過愈發自信和專制的中國大陸，就要擴大對內投資，投資人民、經濟與民主，要重建美國全球領導地位，也要支持中國大陸的鄰國與商業夥伴捍衛其自身利益，「依據美國的長期承諾，我們將會支持台灣」，也會捍衛在香港、新疆與西藏地區的民主、人權和個人尊嚴 (聯合報，2021b)。在此一背景下，美國國務院在與中國進行安克拉治會談的前一天，由國務卿布林肯公布就香港人權與自治問題「制裁中港 24 名官員」⁷，並且堅持「新疆再教育營迫害是中國的『種族滅絕』」、譴責中國大陸對台灣民主的侵略態度 (紐約時報，2021a)。從外交的角度來看，採取這個行動的時機很難解讀具有善意，可說是既尖銳又釋放出明顯的信號，一方面顯示拜登將持續川普的中國政策，另一方面也顯示拜登政府將持續利用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來與中國展開戰略競爭。

三、立法強化競爭手段

除了行政部門對中國擺出強硬態度外，美國國會也積極在立法工作上推動與中國的競爭，這也是延續川普時期的「全政府戰略」(whole of government strategy)⁸，運用行政與立法部門的整體力量與中國競爭的作法。2021 年 4 月初參議院會議上，民主與共和兩黨提出『2021 年戰略競爭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將撥款數億美元用於「一系列旨在幫助美國在與中國的意識形態、軍事、經濟和技術的長期競爭中取得成功的新舉措」(李成，2021)。為了應對「中國製造 2025」對美國科技業產

⁷ 紐約時報指出美國國務院宣布，對多名中國官員進行金融制裁，其中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 25 名委員之一王晨。中國政府已多次表示，美國制裁的藉口是中國的內政問題。川普政府此前已對這些官員實施了制裁，禁止他們進入美國，並凍結了他們在美國的資產。

⁸ 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暫行指南」要求各部門與機構一體遵行，次強調「全政府途徑」(李哲全，2021)，但事實上全政府的概念在川普政府期間已經提出。2018 年 8 月，川普簽署生效的『2019 財年國防授權法案』就把這種動員政府各部門、涉及多議題的抗中系列做法賦予了一個官方稱謂，即「全政府」戰略 (刁大明、馬嘉帥，2021：22)。

生的威脅，美國國會積極進行『美國創新與競爭法』(*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USICA*) 的立法工作，編列 2500 億美元預算，希望在未來五年內擴大美國在高科技行業的投資 (*BBC* , 2021c)。此一法案計畫撥款約 1,900 億美元用於從整體上加強美國的技術。另外撥款 540 億美元專門用於增加半導體、微晶片和電信設備的生產。該法案亦尋求通過外交手段、與盟友合作並加強美國在國際組織中的參與，來抗衡北京日益增長的全球影響力 (*美國之音* , 2021c)。

四、持續地緣政治對抗

華盛頓除致力於改善與盟友的關係，也透過盟友來對抗中國日益增長的實力和影響力。拜登政府已發出信號，表示要在人權問題上向中國施壓，並在技術發展和亞洲區域影響力方面與中國競爭 (儲百亮 , 2021)。為了凝聚印太地區的盟友，拜登政府在 2021 年 3 月 13 日以視訊方式召開任內首次的四方會談 (*Quad*)，探討如何因應中國為印太地區帶來的挑戰與台灣海峽形勢 (閻紀宇 , 2021)。四月中旬，拜登總統和日本首相菅義偉 (*Yoshihide Suga*) 在白宮舉行會晤，兩位領導人重申了他們對「美日同盟鋼鐵般的支持」。拜登表示：「我們致力於共同努力，應對來自中國的挑戰、東中國海和南中國海以及朝鮮等議題，確保印太地區自由與開放的未來」(*美國之音* , 2021d)。5 月 21 日，拜登總統在白宮與南韓總統文在寅會晤。在拜登的演講和美韓聯合聲明中，均提到關切區域和平穩定，保證在南海的自由航行，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聯合報* , 2021c)。美國軍艦南海自由航行的頻率不少於川普時期。至 2021 年三月為止，美國海軍已在南海執行兩次航行自由任務，最近一次是 2 月 17 日在南沙群島附近。此外，歐巴馬政府最後兩年，因美國將注意力從長年的中東轉移到亞洲，美艦每年約穿越台海 12 次。川普政府頭兩年美艦穿越台海次數零星，但到 2019 年增至 9 次，去年更達 13 次。今 (2021) 年初到三月間，美艦已 3 度穿越台海 (*中央社* , 2021b)，頻率相較於川普時期並未減少，顯示拜登政府有意延續川普與中國的地緣戰略較勁。

五、增加貿易制裁強度

在貿易問題上，拜登政府並未打算在關稅問題上讓步，甚至進一步擴大川普時期的制裁內容，包含維持對 5G 大廠華為的制裁與延續川普對於中國企業的禁令。拜登政府的商務部在 4 月 8 日把七家中國超級電腦公司列入了「實體清單」，因為這些公司從事危害「美國國家安全或美國外交政策利益的行為」，顯示拜登對中國的強硬不會輸給川普。在川普政府任內，商務部已經把數十家中國公司列入實體清單，華為、中芯國際等都名列其中（美國之音，2021e）。媒體指出美國商務部增加實體清單名單之舉，顯示拜登不但沒有改變川普的政策，甚至有加碼施壓的趨勢（經濟日報，2021）。同時，美國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5 月 26 日透過視訊與中國大陸國務院副總理劉鶴的首次對話，雙方就中美經貿關係、宏觀形勢、國內政策等問題交換了意見，但雙方的對話基本上就是各說各話，並沒有重啟貿易協商的跡象（*ETtoday*，2021a；經濟日報，2021）。媒體分析美中之間希望在今年達成針對美中貿易協議的續約協定將是困難重重。原因是因為拜登政府的對華戰略尚未定案，使這項複雜的跨部門工作至少要持續到明年初才可能有新的進展。拜登政府在放鬆懲罰中國貿易做法上也未表現出多少興趣。而中國在希望美國取消關稅之際，並不願意在限制補貼問題上讓步。雙方都不願妥協的情況下，達成新的協議似乎不太容易（Bradsher, 2021）。

此外，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nited State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USCC）於 6 月初發表一份題為〈未完成的工作：出口管制和外國投資改革〉的問題簡介，要求美國商務部加速對於敏感技術在出口到中國之前，應受到仔細的審查，避免中國獲取美國的敏感技術。在此之前美國國會已通過『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FIRRMA*）、和『出口管制改革法』（*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ECRA*），試圖提高中國等對手出口關鍵技術的難度（美國之音，2021）。拜登隨即在 2021 年 6 月 3 日簽署一項新的行政令，延續了川普在 2020 年 11 月簽訂的行政令，並進一步將列入「黑名單」的廠商增加到 59 家。據媒體報導指出，這 59 家企業與中國軍方有關聯（*BBC*，

2021b)。此項新的行政令將在中國境外從事監控、利用中國監控技術來打壓人權和製造威脅的企業都列入投資禁令範圍。華盛頓則指出此舉是為了保證美國投資不會流入「損害美國與盟友安全及價值觀」的中國公司。BBC (2021b) 指出此舉顯示拜登政府持續特朗普時期的對華強硬方針。至少在科技領域將繼續與中國「硬碰硬」對抗。

肆、美中戰略競爭的根源

在川普和習近平執政期間，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競爭加劇，但為何美中競爭即使更換總統後仍難以緩解？或許有根源性的原因存在，讓美中之間的競爭難以避免。中國大陸學者馬振崗指出中國大陸沒有爭霸全球的意圖，也沒有挑戰美國地位的行動。與美國搞對抗或進行戰略衝突，並不符合中國的根本利益。因此，中美間之會出現戰略競爭的局面，或許關鍵在於美國對中國的憂慮（馬振崗，2010）。基此，本文將從美國對中國的戰略競爭作法中尋找答案。事實上，拜登 2021 年 4 月在國會的演講中明確表示美國現在面臨的是比自柏林牆倒塌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強大得多的科技競爭對手、複雜得多的軍事對峙，以及更為嚴峻的意識形態衝突（Sanger, 2021a），點出了美中戰略競爭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對中國的科技發展感到的競爭、對中國日益強大的軍事力量感受威脅，對中國日益專制體制與反民主感到憂心。但這些足以解釋美國的動機嗎？美中競爭的根源到底是什麼？是文明？價值觀？意識形態？政治體系？還是地緣政治？抑或兼而有之（美國之音，2019）？下文將進一步的整理美中戰略競爭的過程，歸納出根源性問題所在，以回答此一問題。

一、意識形態對立

在美中戰略競爭中最常被拿來做為競爭理由的，應該是意識形態與價值觀的差異。美國與其西方盟友對於中國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非常的介意，尤其是基於共產主義帶來的專制政體，對於人權的壓迫與西方的民主自由價值觀背道而馳。這也是冷戰迄今存在於國際社會的現象，可說是冷

戰的遺緒。BBC (2021c) 報導指出越來越多的國家，尤其是那些在意識形態上與美國結盟的國家，都在公開反對中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和國際事務學教授范亞倫 (Aaron Friedberg) 指出，美中競爭與美國和前蘇聯在冷戰中的競爭一樣，是有關意識形態和政治體系以及傳統的實力政治的競爭。范亞倫進一步指出美中政治體系和意識形態的不同將使得美中之間傳統大國之間的競爭更加複雜化，從而加大了兩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Thucydides Trap) 的風險 (美國之音，2019)。

川普政府初上台時對於中國的批評主義在於不平等的貿易條件與中國竊取美國企業的知識產權的行為。然而在 2019 年開始，華盛頓對中共的批評從貿易公平問題轉向意識形態的指責。川普時期，共和黨籍的國會議員和政府官員開始使用「共產主義中國」 (Communist China)、或「中國共產黨」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來替代「中國」一詞 (Zhu, 2020: 120)。Theil (2021) 指出，美中之間的大國競爭 (同時是民主和自由政府模式之間的全球競爭) 似乎已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美國前國務卿龐培歐在「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途徑」報告發表前的談話指出：「從 1949 年以來，中國就淪為一個殘忍、專制的政權，一個共產主義政權」；「我們大大地低估了北京在意識形態和政治方面對自由國家的敵視程度。全世界都開始看清了這個事實」 (美國之音，2020)。顯示川普的國安團隊對中國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顯有高度的敵意。

對於中共的共產主義專制體制，拜登政府亦有同樣的敵意。拜登在 2021 年四月於國會的演講中表示，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丁 (Vladimir V. Putin) 都屬於那些「認為在 21 世紀，民主無法與專制抗衡，因其達成共識需要太長時間」的人。拜登總統在為自己重塑美國經濟的廣闊願景辯護時，認為這是「在與中國的長期競爭中生存下來的必要步驟，美國不僅要在這場競賽中證明民主制度能夠發揮作用，還要證明它能夠繼續在創新和生產上領先這個世界上最成功的威權國家」，說明了拜登政府同樣重視民主與自由的意識形態 (Sanger, 2021a)。

但美國為何如此重視意識形態的對抗？一方面，西方國家對於中國構成最大威脅，就是它為全世界樹立了一個可以成功替代美國民主制度的榜

樣，而後者已被經濟不平等、種族動盪和暴亂所玷污 (Stockman, 2021a)。若中國真的成為國際體系主宰或是全球事務的領袖，就意味著西方國家過去數百年來樹立的民主自由典範已經失敗。其次，是美國希望藉由意識形態的號召，將與自己理念相同的盟友團結在一起。這是溫特建構主義霍布斯社會下「敵手共生」概念的操作。同時也藉由中國的威脅鞏固內部的團結，支持政府推動的外交政策。如同史蒂芬·華特 (Stephen M. Walt) 所言，美國領導人選擇自由主義霸權而不採取較節制的整體政策，是因為外交政策界相信，散播「自由價值」對於「美國安全」極為重要，且不難做到；他們誇大國際危險、吹捧自由主義霸權可以帶來的好處，並隱瞞真正的成本，藉此說服一般民眾支持這項野心勃勃的政治議程 (史蒂芬·華特，2019)。進一步而言，美國需要建立一個對照組來區分敵我、鞏固盟友。也就是說，美國並非真的在乎民主與自由的價值，而是希望藉由意識形態的透鏡，將世界上的國家區分為敵人與朋友兩個集團，集中盟友的力量來對抗中國。

二、國家利益衝突

今日的美中戰略競爭，若其根源僅僅只是意識形態之爭，那麼就不會出現冷戰期間的美中合作。因此意識形態或許僅是對抗的理由而非真正的根源。弗里德曼就曾指出：「冷戰是一場共產主義對決資本主義的漫長戰爭嗎？或者說它只是傳統以擴張為本質的舊式俄羅斯帝國主義，披著一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外衣，與其他反擴張的國家之間的爭鬥？如果問題的本質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決，那麼未來我們不太可能再次經歷類似的冷戰；但如果是一場傳統的俄式擴張，那麼暫時蟄伏的俄羅斯民族主義一旦復甦，可能很快就會將西方拖入冷戰的第二輪。要謹記的是，導致兩次大戰的主要原因，更多是「國家利益」之間的競爭，而非意識形態之爭」(諾曼·弗里德曼，2019：viii)。循此思路來思考美中競爭的根源，或許可以理解美中戰略競爭其實是國家利益衝突所導致的後果。

國家利益的考量是每一個政府在決定外交政策時首先會思考的問題。而美國政府對於國家利益的考量亦有自身思考的邏輯。美國的大戰略通常

按照定義重要利益，識別這些利益面臨的威脅，並動員國家資源來捍衛利益並減輕威脅的程序來實踐 (Sobolik, 2021)。由此可知國家利益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重要地位。以台灣問題為例，台灣有許多人可能相信美國將會一直支持民主的台灣對抗共產中國。但是，馬凱碩 (Kishore Mahbubani) 指出，過往的歷史顯示，價值觀沒有國家利益重要。當大國必須在本國重大利益和國際關係價值觀之間做選擇時，他們總是以國家利益優先。美國在冷戰時期和蘇聯對抗時，就把這一點展現得清清楚楚 (馬凱碩，2020 : 14)。

美國與中國的利益衝突充分表現在經濟與科技兩個方面，因為這兩個領域涉及到國家整體發展的關鍵。拜登在上任後首場國際記者會中說道，他不會讓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頭號強權，也矢言大量投資國內基建與尖端科技，以確保美國的優勢 (經濟日報，2021)。從拜登並打算修正川普時期對中國展開的貿易戰與科技管制措施可知，美中戰略競爭的根源之一是國家利益的競爭。紐約時報指出，拜登總統正在計畫對華政策的重大轉變，包括更直接地爭奪關鍵技術的主導地位 (Sanger & Crowley, 2021)。由此觀之，美國的評估結果是：若不對中國取自美國的關鍵技術進行管制，將會損及到美國自身的利益。因此才會有一連串的管制措施，避免中國利用美國的關鍵技術來與美國競爭。

三、地緣政治競爭

美中戰略競爭的另一個根源，是地緣政治帶來的影響。在川普時期，五角大廈發表「印太戰略報告」指出，美國計畫要結合多種力量元素，包括軍隊、外交、政治和地緣經濟，用來支持由盟國和夥伴組成的網絡，與中國進行對抗 (羅里·梅卡爾夫，2020)。進入拜登政府時期，國務卿布林肯在 2021 年 3 月 3 日上任後的首次重大外交演說中表示，美國已準備好在必要的領域和中國對抗，並稱兩國的關係是「本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考驗」⁹，顯示地緣政治因素對美中關係影響甚鉅。

⁹ 布林肯說：「我們將應付 21 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考驗，也就是我們與中國的關係。」德國之聲，2021〈布林肯：美中關係是本世紀最大地緣政治考驗〉。

馬凱碩 (2020: 12) 指出所有的小國都必須注意的三個地緣政治鐵律中，第一條鐵律就是「沒有一個大國會容許在它周邊有敵對的勢力存在。民主大國家或威權大國都一樣」。雖然美國與中國之間隔著太平洋，按照美國政治學者米爾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 的說法是不會發生衝突的¹⁰ (米爾斯海默，2014: 134-89)。但美國是一個全球布局的大國，又因為菲律賓的殖民經驗認為自身也是太平洋國家，在亞洲有重要的利益存在，自然不允許有一個可能挑戰其地緣戰略的國家出現。而中國的感受可能更為深刻，因為美國及其盟友對其抱持著敵意與警覺，讓中國如芒刺在背。

美中之間的地緣政治矛盾可由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北約的演講看出。布林肯在北約演講中清楚表達對於中國在地緣政治上的擔憂，尤其是在軍事上對其盟友的威脅。布林肯 (Blinken, 2021) 表示，「我們看到中國試圖威脅航行自由，推進南中國海軍事化，採取日益精密的軍事力量針對印度—太平洋各地的國家。北京的軍事野心逐年擴大。再加上現代技術的現實情況，一度似乎遠在世界另一邊的種種挑戰已不再遙遠」，清楚表達中國是美國的地緣戰略對手。

四、領導地位爭奪

有學者指出就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大國之間的爭執大多是因為權力之爭。在國際體系中來觀察美中之間的戰略競爭，可以發現其實真正的根源之一，是國際領導權之爭 (凌勝利，2020: 10)。陳亮智 (2009) 亦指出，21 世紀的東亞區域秩序，主要是受到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的戰略競爭所影響，尤其是中國的崛起正威脅與挑戰美國在此區域的霸權地位。陳亮智指出美中之間的戰略競爭源自於「安全困境」、「權力平衡」與「權力轉移」這三股力量的驅使。然而，與安全困境和權力平衡相較，權力之間的轉移

¹⁰ 按照米爾斯海默的說法，巨大的水體阻隔影響地面部隊的投送能力，當國家必須要跨越大海作戰時，不論雙方軍隊規模多大、品質多好都不可能具備太大的攻擊能力。因此任何國家都不太可能取得全球性霸權大國主能主宰他所處的地區以及陸地上可以到達的毗鄰區。巨大的水體以及核武力量的限制大幅降低大國陸軍衝突的可能性 (米爾斯海默，2014: 134-89)。

才是真正重塑美國兩國走向戰略競爭的主要力量。埃茲拉·沃格爾 (Ezra Vogel) 亦指出：「中美之間最根本的問題是全球領導地位。兩國領導人都在尋求使各自的國家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強權」(Zhu, 2020) 說明美中戰略競爭是全球領導地位之爭。米爾斯海默在接受媒體訪問中就曾明白的指出，「美國決不會允許一個強權 (蘇聯和俄羅斯) 主宰歐洲，也不許一個強權 (中國) 主宰亞洲」(BBC, 2020a)。

事實上，隨著中國不斷融入全球化，其國際地位和影響力不斷擴大，美國對於中國的擔憂也越來越高。尤其近年來，中國提高對全球治理的參與程度，不僅推動國際組織的重大改革，還發起新的國際組織和國際倡議，代表其全球影響力正在上升。然而，美國雖然在歐巴馬政府時期試圖通過加強國際合作以加強在全球治理中的領導地位，但是川普政府奉行的「美國優先」外交政策，力圖單方面加強美國的影響力，卻讓美國的盟友感到憂慮。當川普宣佈退出『巴黎氣候協定』、『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等國際建制之際，中國尋求增強其國際地位，填補美國留下的空缺。中國稱自己願意扮演全球治理的領導者，是自由貿易、全球經濟開放與融合的支持者 (Chin, 2021)。為了應對中國對美國領導地位的挑戰，美國推出了「印太戰略」，重塑美日印澳的「四方會談」，以確保其在亞洲的領導地位，再次凸顯美中戰略競爭的本質。李大中就指出自 2017 年 10 月以來，美國川普政府所推出的印太倡議，反映出美國對於印太區域的關注，此一戰略的最終目標，是希望能夠抑制中國大陸的崛起與確保美國的領導地位 (李大中，2019)。

五、雙方認知差異

拜登政府與中國的外交人員在安克拉治首次面對面會談展示了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和技術大國在一系列問題上面臨著日益擴大的不信任和分歧，這些問題在未來幾年將塑造全球格局 (Jakes & Myers, 2021)。而造成這些分歧與不信任的因素除了意識形態上的差異與國家利益的衝突之外，很大一部分是因為雙方在許多問題上的認知差異。而認知上的差異更多是

因為雙方文化的差異所產生的分歧。湯明暉就指出美國依照其本身的西方文化與歷史經驗，無時不刻在打量任何可能的潛在崛起大國，這種「修昔底德陷阱」的思維便是基於西方歷史的「零和博弈」現象所出現的論調，以及西方歷史文化發展的梳理與詮釋。中國作為截然不同的文化存在，與西方文明所建構的秩序之間仍處於「視域融合」的推進過程。這些差異，構成雙方對於結構、權力，和能動性的詮釋的差異。因此，中美貿易爭端的現象本質不只是現狀霸權對潛在霸權的遏止，更是東西方文化差異所具體呈現的文化事件（湯名暉，2018）。

此外，美國學者沃克（Peter Walker）在《大國競合》從中美兩國的歷史和文化淵源出發，對中美兩國在經濟、教育、法治、民主形式、世界觀、價值觀、思維模式等方面的異同及根源進行了客觀分析，指出中美兩國的歷史、文化和現實國情不同，存在認知偏差在所難免，因此要加強相互瞭解，超越認知藩籬，消弭理解赤字，尋求共同發展。沃克指出美中在很多核心維度上都是迥異的，而這些差異很大程度上根植于兩國的歷史和文化（彼得·沃克，2021）。艾利森（Graham Allison）則指出美國注重個人權利與自由，中國注重秩序與等級制度；美國人把政府看作是一種必要存在的邪惡，傾向暴虐和濫權，需要對此加以限制，而中國人則把政府看作必要存在的好事，是保障秩序和防止混亂的根本支柱。中國文化不歡迎美國式的個人主義。美國人衡量社會好壞的標準是它如何保護了個人的權利以及如何促進個人的自由，而中國人則把秩序看作是最高的價值（美國之音，2019）。前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事務主任斯金納（Kiron Skinner）亦指出，美中之間的對立關係有歷史上、意識形態上、文化上與戰略上的因素，很多美國人對此並不理解，即便在外交政策界也是如此（BBC，2019a）。

由此可知，美中之所以會陷入戰略競爭，有可能是因為對於彼此文化的不了解而產生的誤解。這種對文化的理解，往往會造成美中雙方政府對許多問題理解的差異，包括對於人權問題與政治制度的認識，長期以往自然會產生不信任感。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和國際事務學教授范亞倫表示：「兩國間的相互不信任。中國領導層長期以來一直相信美國試圖削弱和破壞或是推翻它的體制。這是很深的不信任。而在美國和西方，有一種傾向

是不信任任何一個壓制性政府，一個不推行言論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政府。這些根深蒂固的不同造成了不信任，使得在處理物質利益的時候更難。這加大了『權力政治』的爭鬥」(美國之音，2019)。

伍、代結論——蠡測美中戰略競爭的未來

與過去四十年相比，2020 年美國和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誠如川普政府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歐布萊恩 (Robert O'Brien) 所言：「美國被動和天真對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代結束了」(法廣，2020a)。事實上，冷戰結束後的 20 多年來，美國在管理與中國的關係上採取「持續交往」和「謹慎對沖」兩個對立思想的結合，希望將中國融入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之中 (紀永添，2018)。但是近年來，隨著中國在對內統治上變得更加專制，在外交上則變得更加強大與表現自信，使「圍堵與交往」的戰略宣告解體 (Brands & Cooper, 2019)。2017 年底川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正式把中國定性為「修正主義強權」，就意味著美國的中國政策由於 1972 尼克森總統與國安顧問季辛吉制定的「交往」政策¹¹，正式轉向「競爭」的方向 (黃介正，2019)。拜登的國家安全會議印太事務協調總監坎貝爾就指出美中「交往」時代已走到盡頭，「美國已進入與中國激烈競爭時期」(聯合報，2021a)。

雖然本文分析了美中戰略競爭的五個可能根源，但筆者認為美中戰略競爭實際上是大國之間的權力競爭與利益衝突所造成的結果，尤其是雙方對於權力與利益基於文化認知的差異而產生的歧異，讓競爭白熱化。這種現象不僅限於川普、拜登政府與習近平政府之間，也存在於後冷戰時期開始的柯林頓、小布希及歐巴馬總統與江澤民、胡錦濤之間。甚至是存在於

¹¹ 1970 年代美國與蘇聯之間的爭霸競賽加劇，全球地緣政治局勢最陷入動盪之際，美國總統尼克森 (Richard Nixon) 提出「談判替代對抗」政策，無視於「意識形態」差異，趁中共與蘇聯關係惡化之際，推動「聯中抗俄」政策，改善與中共的交流，並逐漸顛覆二戰後美國長期實施的亞洲外交方針，甚至不惜背棄中華民國而與中共展開「關係正常化」，終在 1978 年由卡特 (Jimmy Carter) 總統在未經國會同意下，無預警宣布自 1979 年 1 月 1 日起，與中華民國斷交，同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從此改變台美中的三角關係。

歷史上大國之間的必然存在的問題，也才有「修習底德陷阱」的說法會出現。其中的差異只是運用的外交工具有所不同而已。因此，這場看似拜登將要啟動的新賽局，其實不過是大國權力競爭的老戲碼而已。只要掌握問題的本質，就可以觀察過程並預測未來。

事實上，大國之間的競爭在歷史上似乎從未止歇。依照美國學者艾利森的研究，從 15 世紀到 20 世紀中葉，有 16 個崛起強權挑戰統治強權的大國競爭的案例，其中除了美、英之間的權力轉移等少數幾個競爭未發生軍事衝突外，其餘 12 起皆以戰爭作為收場。這種大國之間的競爭產生的軍事衝突，艾利森形容為「修昔底德陷阱」的幽靈¹²（格雷厄姆·艾利森，2018），也印證了筆者的看法——美中之間的戰略競爭只是重蹈人類因權力爭奪而陷入衝突的覆轍而已。這場美中之間的競爭是否會真的導致戰爭？艾利森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認為只要美中之間能夠記取歷史的教訓，或許可以避免這場悲劇的發生。但誠如李德哈特在《我們為何不向歷史學習》一書中的反思，人類從來不願意記取歷史的教訓，乃至於悲劇會一再重演（李德·哈特，2019）。美中之間的在各自為了維護權力、鞏固利益、消滅威脅而努力的情況下，衝突將難以避免，其問題只在時間而已。

美中戰略競爭的另一個可能是將全球帶入一場「新的冷戰」之中。雖然有部分的美中官員和學者否認中美之間正在出現新冷戰¹³（新華社，

¹² 西元前五世紀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以《伯羅奔尼撒戰史》一書，記錄發生在希臘世界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他將戰爭的起因歸結為「雅典的崛起，以及斯巴達揮之不去的恐懼，使戰爭不可避免」。艾利森在其所著《註定一戰》一書中，把當時雅典與斯巴達面臨的困局稱之為「修昔底德陷阱」以說明在大國均勢改變之際，現狀大國可能為了捍衛霸權地位而對挑戰大國進行「先制」攻擊，而挑戰大國也可能為自我防衛而主動攻擊的心理狀態。

¹³ 王毅在 2020 年 8 月接受新華社專訪時答覆記者「你認為中美真的會陷入『新冷戰』嗎？」的提問時回答「中方不會讓這樣的陰謀得逞。我們堅決反對人為製造所謂『新冷戰』，因為這完全違背中美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完全背離世界發展進步的潮流。」、「如果誰要在 21 世紀的今天挑起所謂『新冷戰』，那他就站到了歷史前進的對立面，就是國際合作的最大破壞者，就必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似乎意味著中國大陸官方反對美中將進入「新冷戰」的看法（新華社，2020）。此外，2021 年 5 月在英國倫敦出席七國集團外長會議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訪問時，亦否認美中正進行冷戰的說法（路透社：2021）。可見，美中官方並不認為美中正進入「新冷戰」。

2020 ; 路透社 , 2021) 。但由美國前國務卿龐培歐 2020 年 7 月 23 日在位於加州的尼克森總統紀念圖書館暨博物館的演說被視為美國政府對於共產中國的「新冷戰檄文」(風傳媒 , 2020) , 以及大西洋理事會 (Atlantic Council) 發表〈美國對華戰略「更長電報」〉(The Longer Telegram - Toward a new American China strategy) 的文章 , 匿名的作者 (據說是川普時期的國安高層) 模仿肯楠 (George Kennan) 的「長電報」¹⁴ , 指出「在 21 世紀 , 美國面臨的最重大挑戰是在習近平主席和總書記領導下日益專制的中國的崛起」(美國之音 , 2021f) 。都似乎意在提醒美國政府與民眾 , 共產中國如同蘇聯一樣是美國的敵人。加上美中戰略競爭的趨勢並沒有因為拜登政府上台而有所改變 , 筆者對於「新冷戰」的到來抱持著悲觀的看法 , 美中將難以避免一場集團對抗的新冷戰。

這場新冷戰會以什麼樣的形式進行呢 ? 法貝 (Michael Fabey) 在《美中暖戰 : 兩強競逐太平洋控制權的現在進行式》(*Crashback: The Power Clash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n Pacific*) 一書中 , 一開口便指出「美國與中國已經在西太平洋開戰了」, 而這場戰爭並非是「熱戰」也並非冷戰 , 而是一場「暖戰」(warm war)——一場爭奪軍事霸權與伴隨而來的經濟外交、影響力的戰爭 (麥克·法貝 , 2020 : 25-26) 。法貝形容的「暖戰」似乎意味著美中的競爭將在非軍事領域中展開 , 可以避免一場直接的衝突。但是筆者以為戰爭的危機仍在。如同福爾 (Michael A. McFaul) 所說 : 「畢竟 , 我們與中國的競爭不僅在市場上 , 也在安全和意識形態問題上 , 這些問題往往會導致更具衝突性的零和結果」(Sanger, 2021) 。而亨利·季辛吉 (Henry Kissinger) 在拜登當選後不久後亦表示 , 美國和中國正日益走向對抗。危險之處在於「會發生一些超越口頭上言辭的危機 , 演變成實際的軍事衝突」(Sanger & Crowley, 2021) 。即使沒有戰爭發生 , 大國競爭的結果仍然是令人擔憂的。如同弗里德曼 (2019) 所言 : 「冷戰終結得頗為波瀾不驚 , 沒有

¹⁴ 美國之音分析該文取名「更長電報」, 意在類比 1946 年美國駐蘇聯大使館代辦肯楠給國務院發了一份長電報 , 肯楠於次年匿名在《外交事務》上發表相關文章。肯楠認為 , 蘇聯最終會在自身矛盾的壓力下瓦解。肯楠的分析為美國的冷戰遏制政策提供了最有影響力的基礎之一。

大規模的戰爭、衝突，有的只是一個改朝換代的國家所必須經歷的種種喜怒哀樂。然而，冷戰又是一場真正的戰爭，對陣雙方較量的真實程度與兩次世界大戰不遑多讓，提醒我們大國冷戰的代價是相當高昂的。

但筆者仍相信，這場「冷戰」會受到核子武器的限制而避免戰爭的發生。誠如美國陸戰隊司令柏格 (David Berger) 所言，美中兩國或許都能採取一些措施來避免戰爭 (中央社，2021c)。川普時期的《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方針》指出，美國「願意容忍雙邊關係中更大的摩擦」以保護美國的利益，特別是美國的安全和經濟利益 (美國之音，2020a)。澳洲前總理陸克文指出美中雙方也都會避開引爆戰事的可能，透過「受管控的戰略競爭」 (managed strategic competition) 來降低衝突風險 (Rudd, 2021)。說明了只要美中能夠保持自我的克制，仍有機會對發生戰爭的風險進行管控。

至於美中的戰略競爭是否可能緩解的問題，筆者亦是抱持悲觀的看法。因為從柯林頓至川普，美國歷任了四任總統，似乎都把應對中國列為頭等大事，只是程度上有所差異，因此拜登應該也不會改變。尤其是從歐巴馬到拜登這三任總統對於中國的政策逐漸強硬，說明了美國對於中國的威脅評估已產生了自冷戰結束以來最一致的認知 - 中國已不再是值得交往的朋友，而是必須要傾其全國之力來與之競爭的敵人。此一趨勢亦反映了共和與民主兩黨傳統的建制派觀念，也是傳統上美國自由主義霸權的傾向，而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不太容易改變，這也是本文為何要探究美中戰略競爭根源性問題的原因。而日益強硬的中國，似乎也很難停止與美國在全球事務領導地位的競爭，因此可預期美中戰略競爭在短期內將難以緩解。

而美國這種自由主義霸權的傾向，或許會為自己帶來一些麻煩，尤其在國際公共財的提供上會對美國的經濟帶來負擔。經濟情況已大不如前的美國一方面要應對中國的挑戰，同時又要處理國內的經濟問題，困難程度可想而知。若美國未考慮自身力量的衰退而堅持與中國持續展開競爭，可能會傷害自身的經濟發展，而印證了「帝國過度擴張」終將導致毀滅的說法。米爾斯海默曾懇切地指出自由主義霸權 - 冷戰結束後美國所奉行的外交政策 - 註定要失敗。他提出警告，認為美國因奉行自由主義霸權政策，

最終將成為一個高度軍事化的國家，不斷進行破壞和平、損害人權、威脅國內自由價值觀的對外戰爭，給世界和平帶來麻煩 (Mearsheimer, 2019)。回顧 1946 年肯楠在「長電報」最後對美國決策者提出警示：「畢竟，在應對蘇聯共產主義挑戰中最大的危險，是我們讓自己變成了我們所需要應對者那樣」(BBC, 2020b)。美國在應對中國挑戰之際，會不會讓自己變成一個不擇手段的怪獸？這是美國必須要回答的問題。

參考文獻

- 刁大明、馬嘉帥·2021。〈美國對華戰略的「全政府」方式：概念、邏輯與現實〉《當代美國評論》2期(總16期)·頁21-41。
- 中央社·2021a。〈面對全球民主遭受攻擊拜登喊話：美國回來了〉2月20日(<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102200024.aspx>)(2021/5/1)
- 中央社·2021b。〈美艦進台南海近兩年大增拜登會否延續受關注〉3月16日(<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103160075.aspx>)(2021/5/1)
- 中央社·2021c。〈美陸戰隊司令：美中一戰或可避免但會持續競爭〉5月22日(<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105220168.aspx>)(2021/5/24)
- 中央社·2021d。〈布林肯首場外交演說·將抗中列入8大優先工作〉3月4日(<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03040007.aspx>)(2021/5/25)
- 史蒂芬·華特(Walt, Stephen M.)(林詠心譯)·2019。《以善意鋪成的地獄：菁英的僵化和霸權的衰落·重啟大棋局也註定失敗的美國外交政策》(*The Hell of Good Intentions: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Elite and the Decline of U.S. Primacy*)。台北：麥田出版。
- 李大中·2019。〈川普的印太戰略與美中戰略競爭〉《軍事社會科學專刊》15期·頁3-14。
- 李成·2021。〈拜登對華戰略：「聯盟驅動的競爭」還是「冷戰式的對抗」？〉《觀察者網》(https://www.guancha.cn/LiCheng/2021_05_28_592282_s.shtml)(2021/5/31)
- 李哲全·2021。〈拜登首份國安戰略報告及其對中政策輪廓〉《上報》3月13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08416)(2021/5/4)
- 李德哈特(B. H. Liddel Hart)(鈕先鍾譯)·2019。《人類何以陷入戰爭》(*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新北：八旗文化。
- 彼得·沃克·2021。《大國競合》。中國·北京：中信出版社。
- 彼得·納瓦羅(Navarro, Peter)(鍾友綸譯)·2018。《美、中開戰的起點：既有的強權·應該如何對面崛起中的強權？川普時代的美國·應該對中國採取什麼樣的態度？中國與美國·是否終需一戰？》(*Crouching Tiger: What China's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新北：光現出版。
- 法廣·2020a。〈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羅伯特·奧布萊恩關於中國的講話〉《法廣》6月3日(<https://www.rfi.fr/cn/中國/20200630-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羅伯特·奧布萊恩關於中國的講話>)(2021/5/1)

- 紀永添·2018·〈紀永添專欄：印太新戰略下的台灣〉《上報》1月31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34324)(2021/5/1)
- 約翰·米爾斯海默 (John J. Mearsheimer)·2019·《大幻想：自由主義之夢與國際現實》(*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約翰·路易士·蓋迪斯 (John Lewis Gaddi)(尤采菲譯)·2020·《大戰略：耶魯大學長紅 20 年大師課程·從歷史提煉的領導決策心法》(*On Grand Strategy*)·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美國之音·2019·〈美中競爭的根源·是文明？還是意識形態？〉5月20日(<https://www.voacantonese.com/a/us-china-clash-of-civilization-20190516/4924450.html>)(2021/5/1)
- 美國之音·2020·〈白宮戰略報告：對華接觸政策失敗·全面遏制中國擴張〉5月21日(<https://www.voacantonese.com/a/white-house-criticizes-china-economic-policies-human-rights-violations-20200521-ry/5430769.html>)(2020/5/23)
- 美國之音·2021a·〈美國財長耶倫與中國副總理劉鶴通話美方不提全面經濟對話機制〉6月2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us-china-high-level-talks-20210602/5913335.html>)(2021/6/2)
- 美國之音·2021b·〈布林肯訪問北約、歐盟聚焦如何共同應對中國挑戰等議題〉3月22日(<https://www.voacantonese.com/a/blinken-nato-europe-20210322/5823624.html>)(2021/5/1)
- 美國之音·2021c·〈美參院兩黨分歧難彌大型抗中法案延至六月表決〉5月29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us-senate-partisan-disputes-postpone-tech-investment-bill-20210528/5908665.html>)(2021/5/31)
- 美國之音·2021d·〈拜登菅義偉白宮會晤致力於共同努力應對中國挑戰〉4月17日(<https://www.voacantonese.com/a/biden-suga-commit-to-work-together-to-meet-china-challenge-20210416/5856786.html>)(2021/5/1)
- 美國之音·2021e·〈國會機構報告：美商務部在防止敏感技術落入中國軍方方面未盡到責任〉6月2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USCC-commerce-department-emerging-and-foundational-technologies-china-20210601/5912901.html>)(2021/6/1)
- 美國之音·2021f·〈《更長電報》劍指習近平美國對華戰略建言引左右激辯〉2月5日(<https://www.voacantonese.com/a/5766648.html>)(2021/5/1)
- 風傳媒·2020·〈美國國務卿給共產中國的新冷戰檄文：龐畢歐的尼克森總統圖書館演說全文〉7月24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2882702?mode=whole>)(2021/5/1)

- 凌勝利·2020《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大國博弈與地區回應》。新加坡：八方出版。
- 格雷厄姆·艾利森 (Graham Allison)《註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新北：八旗文化。
- 紐約時報·2021a。〈中美高層對話前夕，美國就香港問題制裁 24 名中共官員〉3 月 18 日 (<https://cn.nytimes.com/usa/20210318/us-china-biden/zh-hant/>) (2021/5/1)
- 馬振崗·2010。〈「中美戰略競爭論」剖析〉《國際問題研究》6 期·頁 29-33。
- 馬凱碩 (Kishore Mahbubani) (林添貴譯)·2020。《中國贏了嗎？：挑戰美國的強權領導》(*Has China Won? The Chinese Challenge to American Primacy*)。台北：天下文化。
- 張彥·2021。〈拜登先生，別再對中國「放狠話」了〉《紐時中文網》3 月 22 日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10322/us-china-biden/>) (2021/5/3)
- 陳亮智·2009。〈尋找解釋美中戰略競爭的驅動力量：安全困境，權力平衡，或是權力轉移？〉《中國大陸研究》52 卷 1 期·頁 87-124。
- 麥克·法貝 (Michael Fabey) (常靖譯)·2020。《美中暖戰：兩強競逐太平洋控制權的現在進行式》(*Crashback: The Power Clash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n Pacific*)。新北：燎原出版。
- 湯名暉·2018。〈中美爭端也是文化與地緣的本質差異〉《上報》7 月 11 日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4182) (2021/5/1)
- 黃介正·2019。〈美中是「脫鉤」，還是「交往」？〉《中國時報》11 月 5 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191105004764-262104?chdtv&fbclid=IwAR1AGoADind19vTD2zATnrZAcu_U1uLjols0CHGZL6bXCLuvOc8yer_7y-g) (2021/5/1)
- 新華社·2020。〈王毅就當前中美關係接受新華社專訪〉《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8 月 5 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t1804247.shtml>) (2021/8/17)
- 經濟日報·2021。〈美中交往時代走到盡頭白宮官員明示：「競爭」將是新戰略主軸〉《聯合新聞網》5 月 28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6813/5490743>) (2021/5/30)
- 路透社·2021。〈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否認美中在進行「冷戰」—英國《金融時報》〉5 月 4 日《路透社》(<https://cn.reuters.com/article/usa-denial-cold-war-ft-0504-tues-idCNKBS2CM027>) (2021/8/17)
- 鄒文豐·2019。〈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盤整與未來展望〉《青年日報》11 月 18 日 (<https://www.ydn.com.tw/News/165613>) (2019/10/11)
- 諾曼·弗里德曼 (Norman Friedman) (熊斌、楊羽譯)·2019。《五十年戰爭：冷戰時代的衝突與戰略》(*The Fifty Year War*)。香港：Portico Publishing。

- 閻紀宇 · 2021a · 〈四方安全對話峰會〉美日印澳領導人表明：不會對中國抱持任何幻想》《新新聞》3 月 13 日 (<https://www.storm.mg/new7/article/3535581>) (2021/5/1)
- 儲百亮 · 2021 · 〈「東升西降」：習近平的後疫情時代中國崛起藍圖〉《紐時中文網》3 月 4 日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10304/xi-china-congress/>) (2021/5/2)
- 聯合報 · 2020 · 〈白宮戰略報告：靜默外交徒勞無功將加大對中壓力〉5 月 22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6809/4582675?from=udn-catelistnews_ch2) (2020/5/23)
- 聯合報 · 2021a · 〈美中交往已結束坎伯：現在進入激烈競爭期〉5 月 27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6811/5488410>) (2021/5/28)
- 聯合報 · 2021b · 〈白宮暫行國安戰略指南：依據美國長期承諾支持台灣〉3 月 4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121687/5293282>) (2021/5/1)
- 聯合報 · 2021c · 〈拜登文在寅峰會建立疫苗夥伴聯合報〉5 月 23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6809/5478412>) (2021/5/1)
- 羅里 · 梅卡爾夫 (Medcalf, Rory) (李明譯) · 2020 · 《印太競逐：美中衝突的前線 · 全球戰略競爭新熱點》(*Contest for the Indo-Pacific: Why China Won't Map the Future*) · 台北：商周文化 ·
- BBC · 2019a · 〈中美貿易戰：中美較量背後真的是文明衝突嗎？〉5 月 16 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8287893>) (2021/5/1)
- BBC · 2020b · 〈「中美新冷戰」與「美蘇舊冷戰」比一比：川普跟習近平是制度之爭 · 還是兩國在搶當霸主？〉8 月 4 日 (<https://www.storm.mg/article/2911289?mode=whole>) (2021/5/1)
- BBC · 2021a · 〈新冠病毒溯源：美國總統拜登命情報部門加快調查病毒源頭〉5 月 27 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7264457>) (2021/5/30)
- BBC · 2021b · 〈國拜登政府擴增中國企業投資「黑名單」〉6 月 4 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7352852>) (2021/6/6)
- BBC · 2021c · 〈陸克文接受 BBC 專訪：「我們需要團結起來反對中國」〉5 月 31 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7303476>) (2021/5/31)
- BBC · 2021d · 〈美國印太戰略：幫助印度崛起 聯合抗衡中國〉1 月 15 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5684095>) (2021/8/6)
- BBC · 2021e · 〈美國參議院通過《創新與競爭法》劍指北京 · 中國人大通過《反外國制裁法》反制〉6 月 11 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7426498>) (2021/8/19)
- Blinken, Antony J. 2021. "Reaffirming and Reimagining America's Alliances."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24 (<https://www.state.gov/reaffirming-and-reimagining-americas-alliances/>) (2021/5/1)

- Brands, Hal, and Cooper, Zack. 2019. "After the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What? Debating Americas China Strategy." *Texas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Vol. 2, No. 2 (https://repositories.lib.utexas.edu/bitstream/handle/2152/74830/TNSRVol2Issue2_Brands-Cooper.pdf?sequence=2&isAllowed=y) (2019/11/10)
- Brookings Foreign Policy Interview*. 2019. "Rethinking US-China Competition: Next Generation Perspectives." June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rethinking-us-china-competition-next-generation-perspectives/>) (2021/5/2)
- Campbell, Kurt M., and Jake Sullivan. 2019. "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How America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competition-with-china-without-catastrophe>) (2021/5/1)
- Carpenter, Ted Galen. 2020.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Failing to Set Intelligent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National Interest*, May 11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skeptics/biden-administration-failing-set-intelligent-foreign-policy-priorities-184926>) (2020/5/11)
- Chang, Johannes Han-Yin. 2000. "China-US Relations: The Past as Looking Glass." *American Studies International*, Vol. 38, No. 2, pp. 62-79.
- Chin, Gregory T. · 2021 · 〈中美關係與重塑全球治理：僵持、進步、危機和解決方案〉《國政學人》5月28日 (<https://wemp.app/posts/2fa8bf2f-d713-4801-928d-9e3sf9c8f1ac2>) (2021/6/3)
- ETtoday* · 2021a · 〈劉鶴對話戴琪、葉倫·陸商務部：中美經貿領域已開始正常溝通〉6月3日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10603/1998238.htm#ixzz6wzPa5E9z>) (2021/6/3)
- Fabey, Michael. 2018. *Crashback: The Power Clash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n the Pacific*. New York: Scribner Book.
- Mattis, Jim. 2018.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2021/9/4)
- Mearsheimer, John J. 2019. *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Nye, Joseph S. Jr. 2017. "The Kindleberger Trap." *Project Syndicate*, January 9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rump-china-kindleberger-trap-by-joseph-s--nye-2017-01?barrier=accesspaylog>) (2021/9/23)

- Rudd, Kevin. 2021. "Short of War: How to Keep U.S.-Chinese Confrontation From Ending in Calamity."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Vol. 100, No. 2, pp. 57-72.
- Sanger, David C., and Michael Crowley. 2021. "As Biden and Xi Begin a Careful Dance, A New American Policy Takes Shape." *New York Times*, March 17 (<https://www.nytimes.com/2021/03/17/us/politics/us-china-relations.html>) (2021/5/17)
- Sanger, David E. · 2021a · 〈拜登時代的美中俄競爭 · 不止「民主 vs. 專制」這麼簡單〉《紐時中文網》4月30日 (<https://cn.nytimes.com/usa/20210430/biden-china-russia-cold-war/>) (2021/5/20)
- Sanger, David E. 2021b. "That Was Fast: Blowups With China and Russia in Biden's First 60 Days." *New York Times*, March 20 (<https://www.nytimes.com/2021/03/20/us/politics/china-russia-biden.html>) (March 23, 2021)
- Sobolik, Michael. 2021. "Countering China's Global Great Game." *National Interest*, April 29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ountering-china%E2%80%99s-global-great-game-184038>) (2021/5/30)
- Stockman, Farah · 2021 · 〈美國該怎樣有效應對中國挑戰〉《紐時中文網》3月19日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10319/biden-china/>) (2021/5/1)
- Theil, Stefan. 2021. "The Biden 100-Day Progress Report: We Asked 25 Experts to Grade the Administration's Start on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Spring, No. 240, pp. 22-3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4/23/biden-100-day-report-card/>) (2021/5/30)
- White House. 2017.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2021/5/2)
- White House. 2018. "U.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 (<https://www.ait.org.tw/u-s-strategic-framework-for-the-indo-pacific/>) (2021/5/2)
- White House. 2020.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U.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Report-5.24v1.pdf>) (2021/5/2)
- White House. 2021.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March 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3/03/interim-national-security-strategic-guidance/>) (2021/5/3)
- Yan, Xuetong (閻學通). 2018. "Opinion: Trump Can't Start a Cold War with China, Even if He Wants to."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post/wp/2018/02/06/china-trump/>) (2021/5/12)

- Zoellick, Robert B. 2005.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September 21 (<https://2001-2009.state.gov/s/d/former/zoellick/rem/53682.htm>) (2021/9/4)
- Zhu, Zhiqun. 2020. “Three Levels of U.S.-China Strategic Rivalry.”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Vol. 27, No. 1, pp. 119-34.

New Game? Old Gam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Sing-Lie Wang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R.O.C Military Academy, Fengshan, Kaohsiung TAIWAN*

Abstract

After Biden assumed the presid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media and scholars expected that U.S.-China relations would improve. But facts have proved that President Biden has not changed President Trump's policy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and even united his allies against China, taking a tougher posture. It seems that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l continue for a long time. However, why has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not eased with the change of presidents? Is there a problem with its root causes that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will inevitably continue? This is the focus of this article. This article sorts out various opinions and tries to find the root problems of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explain why this competition will continue.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cause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l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orries that China's rise may lead to the transfer of power. And such worries come from five major root issues: ideological antagonism, conflicts of national interest,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competition for leadership,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cognition, and so on. These root problems did not appear in the Trump and Biden administrations, but have already surfaced in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and have been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through the replacement of leader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s difficult to ease in the near future.

Keywords: geopolitics, power transition, US-China relations, strategic competition